

## 前言：

在 2026 年 2 月底至 3 月初，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大規模空襲後，歐盟正面臨自俄烏戰爭以來最嚴峻的安全與經濟雙重挑戰。儘管歐盟在外交上試圖保持中立與呼籲克制，但現實中難以擺脫地理與能源連鎖反應的衝擊。第一擊是來自經濟挑戰，再一次的能源通膨與供應鏈斷裂威脅。隨著伊朗威脅攻擊通過荷姆茲海峽的郵輪，全球約 20% 的石油與天然氣貿易中斷。這導致歐洲天然氣價格在 3 月初單日飆升約 20%，導致油價面臨無法承受高漲的風險，將進一步打擊歐洲製造業的能源成本。不僅如此，歐盟企圖擺脫對俄依賴而高度仰賴卡達的液化天然氣供應，現在因伊朗的報復攻擊而必須暫停生產與出口天然氣，使得歐洲的能源供應亮起紅燈。短期對航運商而言，由於保險公司拒絕承保戰區航道，都需要避開荷姆茲海峽與紅海風險，替代路線導致物流成本大幅上升，歐洲國家難以避免民眾最害怕的通貨膨脹。

## 歐盟背腹受敵：

美以對伊朗的攻擊固然有其國家安全的考量，但是對於歐洲的衝擊卻不在華府的計算內。首先美軍的彈藥消耗需要調動原定支援烏克蘭的愛國者飛彈等防空攔截彈藥，這使得歐盟在支援烏克蘭與自身防務上面臨雙重的困境。在者，伊朗及其代理人強大的網路攻擊能力進行間諜活動、散佈虛假資訊，德黑蘭甚至可能攻擊歐洲關鍵基礎設施以報復西方，歐洲國家比美國更容易遭受非對稱攻擊的風險將會增加，即便並不支持美以的轟炸行動。不僅如此，中東的動亂向來會產生難民潮，這次也難以例外的將產生數百萬計的難民湧向歐洲。這不僅是人道挑戰，更可能加劇歐洲內部的政治分裂，強化極右翼勢力的支持度。而中東地區就位於歐盟的後院，美方在沒有諮詢盟友情況下動手，但大多數歐盟國家雖然也深受伊朗威脅，但感受如同有苦說不出。

這對於一向強調「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歐盟而言，國際法的公信力與原則已經徹底被美國以色列打破。這使得歐盟在譴責俄羅斯或中國違規時，顯然陷入雙重標準困境。歐盟回應事件是譴責伊朗報復，而不是主動出手的美國。歐盟執委會主席 Ursula von der Leyen 與理事會主席 António Costa 發表共同聲明，呼籲各方採取最大程度克制以避免進一步升級衝突，以免威脅整個區域乃至歐洲的穩定。然而，此種外交手段，完全無法，也沒有能力要使美國以色列願意遵循國際法，當去年六月決定轟炸伊朗的核設施時，國際法已經淪為裝飾品。因此，布魯塞爾只能從內部防禦著手，歐盟已啟動「綜合政治危機應對」（the Integrated Political Crisis Response, IPCR）機制，重點在於保護戰爭地區的歐盟公民、監控能源價格波動以及應對潛在的難民潮。對於以色列重塑該區域的秩序，幾乎無能為力。

根據歐盟的外交傳統，也就是會員國間的分歧依舊，對於美以的「預防性打擊」並未達成統一戰線，使得西班牙總理 **Pedro Sánchez** 成為唯一公開譴責美以軍事行動的歐盟領導人，認為這違反了國際法並破壞國際秩序。其次，最具影響力的德國與法國就採取中立謹慎的立場，德國總理 **Friedrich Merz** 務實的表示現在不是教導盟友的時候，強調與美以擁有共同的安全目標。法國則承諾提供防禦系統協助保護在衝突區域周邊的歐盟資產（如塞浦路斯）。最後，最依賴美國軍事防衛的部分東歐國家與北約秘書長 **Mark Rutte**，認為削弱伊朗核威脅符合歐洲長期安全至關重要。

當伊朗最高領導人 **Ali Khamenei** 確認在轟炸中喪生，歐盟政治領袖態度出現轉變，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Kaja Kallas** 開始期待一條走向「不同伊朗」的開放道路。或許是工具太少，馮德萊恩主張伊朗需要一個「可靠的過渡」來確保人權與和平。儘管歐盟普遍支持伊朗政權更迭，但沒有實質的工具可以幫助手無寸鐵的反對派接手管理伊朗，更何況戰亂中的伊朗是最不可能有改朝換代或是過度政府。最終，雖然歐盟極力避免被捲入戰爭，但鑑於前述的地緣、能源與難民，而必須專注於防範戰爭對歐洲造成的經濟與安全衝擊。未來可能更大規模的伊朗戰爭需要布魯塞爾做好準備。

## 英國記取教訓

自 2025 年工黨重返執政以來，英國工黨首相 **Keir Starmer** 記取當年 **Tony Blair** 決定參與美國對伊拉克戰爭而導致下台的前例，他堅持英國的軍事參與必須具備穩固的國際法基礎，並指出這次行動初期缺乏足夠的合法授權，他不願讓英國士兵在法律依據不明的情況下捲入衝突。反對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空中更迭政權」的初始攻擊行動（**does not believe in regime change from the skies**），認為美以的軍事行動沒有可實現的目標，而非僅僅是為了推翻敵對政府。**Starmer** 認為區域和平的「最佳路徑」是透過外交談判，達成讓伊朗放棄核武野心並停止破壞區域穩定的協議，而非單純訴諸武力。事實上，伊朗根本不打算放棄核武，所有的談判只是換取時間的拖延，**Starmer** 或許不是天真，而是基於國家利益而以這些藉口拒絕美國的要求。

雖然拒絕參加「進攻性」打擊，但仍然同意美軍使用英國迪亞哥加西亞島和塞浦路斯基地，採取防禦性作為，以摧毀伊朗的導彈發射裝置防止進一步襲擊盟友與區域內的英國公民。可想而知，**Trump** 對於最堅定的同盟國首相的言論極為不滿，認為 **Starmer** 的「猶豫不決」浪費太多時間。然而站在英國工黨的角度，其實是高度的現實主義考量。除了過去歷史的教訓，中東地區的均勢考量即將改寫之際，英國意識到伊朗在區域內勢力擴張已打破平衡，因此透過防禦行動維持現狀，保護海灣合作夥伴（如巴林）的經濟與安全利益。質言之，英國正在採取避險策略對中東戰爭保持距離，避免被捲入一場代價巨大且缺乏明確退出計劃的戰爭。特別是工黨重新執政已經過了蜜月期，經濟仍然千瘡百孔，對於可能拖垮財政的戰爭自然保持距離。首相堅持行動必須有「法律依據」及「周全計劃」，只不過是用來包裝英國明哲保身的道德性。

而對於有仇必報的川普，英國的選擇必然導致美英「特殊關係」出現裂痕，可能犧牲最重要的安全支柱-美英同盟，換來的不是國內法律立場的堅持，也可能是受限制的現實主義：既不願完全放棄中東影響力，也不願再次陷入「政權更迭」的戰爭泥淖，並以「不再重蹈 Blair 覆轍」作為其最高決策準則。

進一步探究自這場戰爭的近因，2024 年開始的以色列-加薩戰爭，其外溢效應持續威脅英國的利益。以色列已對該地區至少六個國家發動攻擊，改變了區域力量平衡，而這次的轟炸正是為了打擊威脅的源頭。以色列和美國的空襲嚴重削弱了伊朗，並使其核子計畫遭受重創。然而，以色列對在卡達的哈馬斯的襲擊導致英國在海灣地區的一些重要盟友將以色列視為該地區的主要威脅，進一步破壞該地區經濟和政治的平衡。為了穩定與保障英國在該區的貿易和投資，英國需要向巴勒斯坦人展現一個能讓他們認同的、正面的未來願景。如果加薩問題無法解決暴力事件只會不斷重演，巴勒斯坦及其他地區的居民不僅會變得更激進，也會產生大量湧向歐洲的非法移民潮。

## 結論：

除了眾所皆知石油因素，中東還是全球貿易的關鍵通道之一。胡塞武裝在紅海和亞丁灣對商船和海軍船隻的襲擊導致航運成本高升與供應鏈延誤，至關重要的能源供應都危及歐盟與英國的經濟和能源安全。中東地區的各方勢力正在加劇歐洲在其他地區面臨的威脅，CRINK 國家之間不斷深化的雙邊關係仍然對英國的利益構成挑戰。正如伊朗向俄羅斯提供飛彈和無人機以支持其入侵烏克蘭一樣，中國製造商也向伊朗提供了關鍵的飛彈燃料。美國直接介入中東戰爭可能阻止了中國和俄羅斯在戰後增加對伊朗的軍事支持。

儘管中東地區面臨許多安全挑戰，英國政府目前仍在縮減該地區的軍事存在。皇家海軍計劃退役「蘭開斯特號」巡洋艦，這是英國在海灣地區部署的最後一艘軍艦。由於沒有軍艦替代，英國在中東地區推進海上安全和航行自由的能力將會下降。英國也大幅削減了對該地區的國際援助。援助削減削弱了英國利用該地區積極發展局勢的能力，包括邊緣化黎巴嫩真主黨和支持敘利亞脆弱的過渡過程。援助削減也將降低英國幫助巴勒斯坦人的能力。英國的作法與策略，將會使得英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下滑至谷底。